

写作常识

苏州地区教材编写组编

毛主席语录

路线是个纲，纲举目张。

轉引自《人民日报》、《红旗》杂志、《解放军报》一九七二年元旦社論《团结起来，争取更大的胜利》

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。

轉引自《人民日报》、《红旗》杂志、《解放军报》一九七二年元旦社論《团结起来，争取更大的胜利》

要搞马克思主义，不要搞修正主义；要团结，不要分裂；要光明正大，不要搞阴谋诡计。

轉引自两报一刊一九七二年元旦社論《团结起来，争取更大的胜利》

为什么人的问题，是一个根本的问题，原则的问题。

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（一九四二年五月），《毛泽东选集》（合订本）第八一四页

文艺为工农兵服务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。

轉引自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《解放军报》社論《军队要高度重視文艺战綫的阶级斗争》

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作为团结人民、教育人民、打击敌人、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

器，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。

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（一九四二年五月），《毛泽东选集》（合订本）第八〇五頁

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，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，必须反复研究，才能反映恰当；在这里粗心大意，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。

《反对党八股》（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），《毛泽东选集》（合订本）第八〇一頁

许多人写文章，做演说，可以不要预先研究，不要预先准备；文章写好之后，也不多看几遍，象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，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。其结果，往往是“下笔千言，离题万里”，仿佛象个才子，实则到处害人。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，必须改正才好。

《反对党八股》（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），《毛泽东选集》（合订本）第七九七頁

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，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。它是害人的，不利于革命的，我们必须肃清它。

《整顿党的作风》（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），
《毛泽东选集》（合订本）第七八五頁

洋八股必须废止，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，教条主义必须休息，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、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。

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》（一九三八年十月），《毛泽东选集》（合订本）第五〇〇頁

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，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，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，接着加以分析，然后综合起来，指明问题的性质，给以解决的办法，这样，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。

《反对党八股》（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），《毛澤东选集》（合訂本）第七九六頁

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，反映事物的本质，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，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，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、由此及彼、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，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，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。

《实践論》（一九三七年七月），《毛澤东选集》（合訂本）第二六八頁

不调查，不研究，提起笔来“硬写”，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。

《反对党八股》（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），《毛澤东选集》（合訂本）第八〇一頁

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，写得精粹些。……长而空不好，短而空就好么？也不好。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。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，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，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。

《反对党八股》（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），《毛澤东选集》（合訂本）第七九一頁

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，就要看对象，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、演说、谈话、写字是给什么人看、给什么人听的，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，不要人听。

《反对党八股》（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），《毛澤东

选集》(合订本)第七九三頁

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，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“标语口号式”的倾向。

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(一九四二年五月)，《毛泽东选集》(合订本)第八二六頁

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，都应当是生动的，鲜明的，尖锐的，毫不吞吞吐吐。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。

《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》(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)，《毛泽东选集》(合订本)第一二一七頁

为什么语言要学，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？因为语言这东西，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，非下苦功不可。第一，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。……第二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份。……第三，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。

《反对党八股》(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)，《毛泽东选集》(合订本)第七九四頁

认真看书学习，弄通马克思主义

轉引自一九七一年四月九日《人民日报》

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，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，就得学习。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，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，也还是要再学习，要接受新事物，要研究新问题。

《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》(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)，《毛泽东著作选读》(甲种本)第三六九頁

魯迅論寫作

文學有階級性

倘說，因為我們是人，所以以表現人性為限，那麼，無產者就因為是無產階級，所以要做無產文學。

《二心集·“硬譯”與“文學的階級性”》（一九三〇年），《魯迅全集》第四卷第一六五頁

文學有階級性，在階級社會中，文學家雖自以為“自由”，自以為超了階級，而無意識底地，也終受本階級的階級意識所支配，……

《二心集·“硬譯”與“文學的階級性”》（一九三〇年），《魯迅全集》第四卷第一六六頁

……不問那一階級的作家，都有一個“自己”，這“自己”，就都是他本階級的一分子，忠實於他自己的藝術的人，也就是忠實於他本階級的作者，在資產階級如此，在無產階級也如此。

《南腔北調集·又論“第三種人”》（一九三三年），《魯迅全集》第四卷第四〇六頁

某一種人，一定只有這某一種人的思想和眼光，不能超出他本階級之外。

《南腔北調集·諺語》（一九三三年），《魯迅全集》第四卷第四一五頁

生在有階級的社會里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，生在戰鬥的

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，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，这样的人，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，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。

《南腔北调集·论“第三种人”》（一九三二年），
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三三六页

编刊物决不会“绝对的自由”，而且人也决不会“不属于任何一面”，一做事，要看出来的。如果真的不属于任何一面，那么，他是一个怪人，或是一个滑人，刊物一定办不好。

《书信·唐弢》（一九三六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
一〇卷第二三三页

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“革命人”

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“革命人”，倘是的，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，用的是什么材料，即都是“革命文学”。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，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。

《而已集·革命文学》（一九二七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三卷第四〇八页

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，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，那么，无论他写什么，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。

《书信·肖军、肖红》（一九三四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一〇卷第二三六页

……所以革命文学家，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，

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。

《二心集·上海文艺之一瞥》（一九三一年），
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二三七頁

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，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。他的制作，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，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。令我们看了，不但欢喜赏玩，尤能发生感动，造成精神上的影响。

《热风·随感录四十三》（一九一九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一卷第四〇四頁

无产文学是战斗的文学

无产文学，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，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，……

《二心集·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》（一九三〇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一八五頁

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，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，所要的是全般，不是一角的地位。

《二心集·“硬译”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》（一九三〇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一六九頁

文学是战斗的！

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叶紫作〈丰收〉序》（一九三五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第一七七頁

世界上时时有革命，自然会有革命文学。

《三闲集·文艺与革命》（一九二八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六六頁

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，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。

《坟·论睁了眼看》（一九二五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一卷第三三二页

文人不应该随和；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，会随和的，只有和事老。但这不随和，却又并非回避，只是唱着所是，颂着所爱，而不管所非和所憎；他得象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，热烈地攻击着所非，象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，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……

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再论“女人相轻”》（一九三五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第二六六页

……我们需要的，不是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，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实的生活，生龙活虎的战斗，跳动着的脉搏，思想和热情，等等。

《且介亭杂文末编（附集）·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》（一九三六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四七七页

其实“杂文”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，是“古已有之”的，……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，作者的任务，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，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，是感应的神经，是攻击的手足。

《且介亭杂文·序言》（一九三五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第三页

生存的小品文，必须是匕首，是投枪，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；但自然，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，然而这并不是“小摆设”，更不是抚慰和麻痹，它给人

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，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。

《南腔北调集·小品文的危机》（一九三三年），
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四四三頁

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，而毫无善意，也毫无热情，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，一无足取，也一无可为，那就并非讽刺了，这便是所谓“冷嘲”。

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什么是“讽刺”？》（一九三五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第二六〇頁

做文章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

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，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，研究问题，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，“左”，都是容易办到的，然而一碰到实际，便即刻要撞碎了。关在房子里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，然而也最容易“右倾”。

《二心集·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》（一九三〇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一八二頁

作者写出创作来，对于其中的事情，虽然不必亲历过，最好是经历过。……我所谓经历，是所遇，所见，所闻，并不一定是所作，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里面。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，归根结蒂，还是不能凭空创造。

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叶紫作〈丰收〉序》（一九三五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第一七五頁

要写文学作品也一样，不但应该知道革命的实际，也必须深知敌人的情形，现在的各方面的状况，再去断定革命的前途。惟有明白旧的，看到新的，了解过去，推断将来，我

们的文学的发展才有希望。

《二心集·上海文艺之一瞥》（一九三一年），

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二三八——二三九頁

……就因为作画的人，是熟悉他所画的东西的，一个“萝卜”，一只鸡，在他的记忆里并不含糊，画起来当然就切实。

《且介亭杂文·〈看图识字〉》（一九三四年），

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第二九頁

为了大众，文章要力求易懂

为了大众，力求易懂，也正是前进的艺术家正确的努力。

《且介亭杂文·論“旧形式的采用”》（一九三四年），

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第二〇頁

不过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，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，使大家能懂，爱看，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。

《集外集拾遺·文艺的大众化》（一九三〇年），

《鲁迅全集》第七卷第五七九頁

我愿意我的东西躺在小摊上，被愿看的买去，却不愿意受正人君子赏识。

《华盖集續編的續編·廈門通信》（一九二六年），

《鲁迅全集》第三卷第二七四頁

现在的许多白话文却连“明白如话”也没有做到。倘要明白，我以为第一是在作者先把似识非识的字放弃，从活人

的嘴上，采取有生命的词汇，搬到纸上来；也就是学学孩子，只说些自己的确能懂的话。

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人生戡字胡涂始》（一九三五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第二三五页

方言土语里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，我们那里叫“炼话”，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，恰如文言的用古典，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。

《且介亭杂文·门外文谈》（一九三四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第七九页

至于手法和构图，我的意见是以为不必问是西洋风或中国风，只要看观者能否看懂，而采用其合宜者。

《书信·陈烟桥》（一九三四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一〇卷第二〇一——二〇二页

关于写作技巧

一说“技巧”，革命文学家是又要讨厌的。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，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，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（我将白也算作色），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。革命之所以于口号，标语，布告，电报，教科书……之外，要用文艺者，就因为它是文艺。

《三闲集·文艺与革命》（一九二八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六八页

来信说技巧修养是最大的问题，这是不错的，现在的许多青年艺术家，往往忽略了这一点。所以他的作品，表现不出所要表现的内容来。正如作文的人，因为不能修辞，于是

也就不能达意。但是，如果内容的充实，不与技巧并进，是很容易陷入徒然玩弄技巧的深坑里去的。

《书信·李樺》（一九三五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一〇卷第二五五頁

文章应该怎样做，我说不出来，因为自己的作文，是由于多看和练习，此外并无心得或方法的。

《书信·顏少麒》（一九三五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一〇卷第二七三頁

文艺之所以为文艺，并不贵在教训，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，还说什么文艺。

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（一九二四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八卷第三三一頁

……继起者怎样照着导师所指示的道路，却用不同的方法，使我们知道只要内容相同，方法不妨各异，而依傍和模仿，决不能产生真艺术。

《且介亭杂文末編·記苏联版画展览会》（一九三六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第三九一頁

所写的事迹，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，但决不全用这事实，只是采取一端，加以改造，或生发开去，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。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，没有专用过一个人，往往嘴在浙江，脸在北京，衣服在山西，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。

《南腔北调集·我怎么做起小说来》（一九三三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三九四頁

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，我们是听到过的，因为

后者须有其事，而创作则可以缀合，抒写，只要逼真，不必实有其事也。

《书信·徐懋庸》（一九三三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
第一〇卷第一九八页

选材要严，开掘要深，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，便填成一篇，以创作丰富自乐。

《二心集·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》（一九三一年），
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二九三页

忘记是谁说的了，总之是，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，最好是画他的眼睛。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，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，即使细得逼真，也毫无意思。

《南腔北调集·我怎么做起小说来》（一九三三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三九五页

……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，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，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。中国旧戏上，没有背景，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，只有主要的几个人（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），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，这方法是适宜的，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，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。

《南腔北调集·我怎么做起小说来》（一九三三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三九三页

“白描”却并没有秘诀。如果要说有，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：有真意，去粉饰，少做作，勿卖弄而已。

《南腔北调集·作文秘诀》（一九三三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四七四页

……所以漫画虽然有夸张，却还是要诚实。“燕山雪花

大如席”，是夸张，但燕山究竟有雪花，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，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。如果说“广州雪花大如席”，那可就变成笑话了。

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漫谈“漫画”》（一九三五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第一八六页

“讽刺”的生命是真实；不必是曾有的实事，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。

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什么是“讽刺”？》（一九三五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第二五八页

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，假如过甚其辞，就失了文艺上底价值，……

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（一九二四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八卷第三四八页

诗须有形式，要易记，易懂，易唱，动听，但格式不要太严。要有韵，但不必依旧诗韵，只要顺口就好。

《书信·蔡斐君》（一九三五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一〇卷第二八一页

请读两篇好而短的调查报告

这两篇调查报告，言简意明，没有废话，这种文风应该大大提倡。

我们报纸上的许多文章太长，谁看？必须要改一下。

三十年前，毛主席在《反对党八股》一文中就批评过长而空的文章，指出“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，写得精粹些。”这个号召至今对我们还很有现实意义。我们愿意和同志们一道，认真解决这个问题，把文章写得短些，再短些。

——《人民日报》编者

走馬崗大队正确处理林牧矛盾 积极发展养羊

河南省西峡县五里桥公社走马岗大队位于丘陵地区。这个大队有十六个生产队，二百三十六户，一千二百二十一人，一千七百二十五亩耕地。过去，因为土地瘠薄，产量低，稍有旱涝，口粮就不能自给。一九六五年以来，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“以粮为纲，全面发展”和“没有畜牧业的经济，是一种不完全的国民经济”的伟大教导，正确处理林、牧矛盾，

因地制宜，大量养羊。全大队一九六五年有羊二百四十只，一九七一年发展到一千三百只，每户平均五只半。

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为革命养羊

这个大队养羊业的发展，经历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。开始，在刘少奇鼓吹的“三自一包”、“四大自由”的影响下，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胡说什么“吃粮靠集体，花钱靠自己”。当时，社员户养的羊发展很快，集体养羊发展不起来。后来，为了发展集体养羊，把全大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户养羊变为集体羊，挫伤了社员养羊的积极性，养羊数量下降了。大队党支部针对这个问题，反复学习有关农村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，排除右的和“左”的干扰，落实党的政策：除积极发展集体养羊外，允许每户养一至二只羊。使羊的饲养量不断发展，一九七一年底达到一千三百只，其中集体的一千零六十只。六年来，这个大队为国家提供商品羊一千三百四十只，出售给国家的羊皮、羊毛也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了很多。

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，正确处理林牧矛盾

这个大队解决林牧的矛盾，也经过不断斗争。开始，有人说：“养羊不能造林，造林就得解散羊群”；也有人主张“三年育林不养羊”。为了正确解决林牧矛盾，大队党支部举办了学习班，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，使干部和社员开了心窍。大家认识到：“事在人为，羊在人管”，“养羊造林虽有矛盾，但都是革命的需要”。思想认识提高以后，